

善與「中立」的最後鬥士：納瓦利內的政治抗爭與俄羅斯反對派的未來

納瓦利內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重新激發俄羅斯民眾對政治的熱情，撼動「犬儒多數」對俄羅斯社會的統攝。



2014年12月30日，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 (Alexei Navalny) 站在俄羅斯莫斯科的一家法院。因犯詐欺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半。攝：Pavel Golovkin/AP/達志影像

特約撰稿人 龔珏

刊登於 2024-02-29

[#納瓦利內](#) [#納瓦尼](#) [#俄羅斯反對派](#) [#俄羅斯](#)



「善與中立的最後鬥爭」是阿列克謝·納瓦利內 (Alexei Navalny) [博客](#)的副標題，或許也是對其政治生涯的最佳概括。這句話出自他喜愛的動畫片《飛出個未來》(Futurama，港譯：乃出個未來)。

在俄羅斯的語境中，「中立」指的是社會的「犬儒多數」：他們蔑視政治，只關心自己的個人得失，他們並不主動支持統治者，但不相信自己有任何改變大環境的可能，因而對統治者的一切決策都持默許態度。正是普京的長期統治形塑了這種「犬儒多數」，而後者又構成了維繫其統治的基石。納瓦利內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重新激發俄羅斯民眾對政治的熱情，撼動「中立」對俄羅斯社會的統攝。

一、自由派的新形象，克林姆林宮的威脅

2000年，時年24歲的法學畢業生納瓦利內就已加入傳統自由派政黨蘋果黨 (Yabloko，又稱「亞博盧聯盟」)，但直到2010年代初，納瓦利內才探索到屬於自己的政治路線。他開設博客，撰寫針對大型國企腐敗的調查，積攢了許多人氣，隨後開設反腐基金會 (FBK)，躍升為最有影響力的反對派政治家之一。2011年，他在與執政黨統一俄羅斯黨的一名議員辯論時，將統俄黨稱作「騙子與小偷黨」，從此這個稱號幾乎成為執政黨揮之不去的別名，以至於克里姆林宮一度考慮將其更名重組，而普京也開始傾向於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競選總統。

2011年秋，他與另外兩位著名反對派政治家，前副總理涅姆佐夫 (Boris Nemtsov)、象棋特級大師卡斯帕羅夫 (Garry Kasparov) 就反對派在隨後舉行的國家杜馬 (下議院) 選舉中採取的策略展開辯論。涅姆佐夫認為應投廢票，卡斯帕羅夫認為應抵制選舉，而納瓦利內則提出了日後將成為其招牌的抗議投票策略：投給統俄黨之外的任何政黨，最後納瓦利內贏得辯論。事實證明，正是他的策略取得奇效：僅僅依靠大規模舞弊，統俄黨才勉強獲得49%的選票。互聯網上鋪天蓋地的舞弊證據激怒了大量民眾。



2012年5月24日，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Alexei Navalny) 從莫斯科警察局獲釋後，在車內向支持者致意。攝：Denis Sinyakov/Reuters/達志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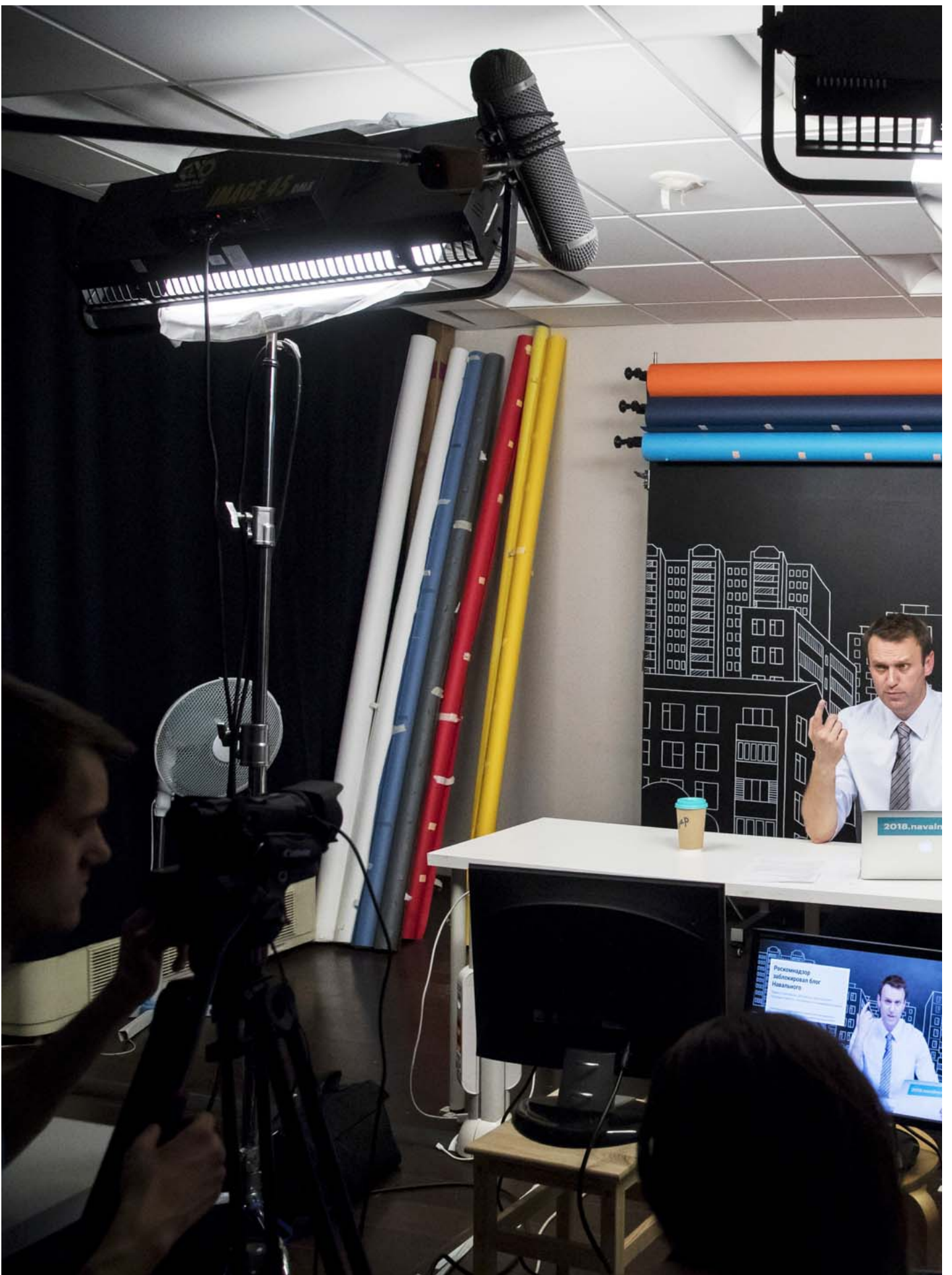
2011年12月5日，納瓦利內舉行了第一次抗議選舉舞弊的集會，登場發表了他載入史冊的演講。他的講話慷慨激昂，甚至可以說極具煽動性。他不斷使用「不遺忘，不原諒」、「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普京是賊」等口號與民眾互動，他憤怒地喊道：「他們說我們是網絡倉鼠，是的，我就是網絡倉鼠，而我要咬斷所有那些畜生的喉嚨！」這樣的演講對於以老知識分子為主的俄羅斯傳統自由派而言可謂聞所未聞，甚至在沒有公共政治傳統的俄羅斯也屬新鮮事。許多不適應納氏風格的自由派稱之為「元首式的演講」，但正是他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的俄羅斯抗議集會的面貌——兩三百個知識分子在莫斯科市中心輕呼一些不痛不癢的關於民主、自由重要性的口號，與其說是抗議，更像是在哀嘆、抱怨自己的理想不為愚民理解。而納瓦利內的橫空出世恰好打破了老自由派的自戀和哀傷形象。

2011到2012年的抗議潮，最終發展成持續半年之久的當代俄羅斯最大規模的抗議，並團結了體制內外左中右各路反對派政黨，吸引十幾萬民眾參與，其中有許多正是原先不問政治的「犬儒多數」。納瓦利內的領導自然功不可沒，而他也躋身俄羅斯反對派當仁不讓的領袖人物。

這一輪抗議潮平靜下去後不久，納瓦利內趁勢宣布參加2013年莫斯科市長選舉。當局的回應是開始為其編織經濟罪名，未料其數千名支持者立刻在莫斯科市中心發起抗議，當時尚忌憚民意的當局立刻令法院將實刑改判為緩刑。隨後時任克林姆林宮政策設計師的總統辦公廳第一副主任沃洛金 (Vyacheslav Volodin) 決定將計就計，允許納瓦利內參選，因為其5%左右的民調支持率只會讓反對派遭受羞辱性失敗。但納瓦利內參選後並不遵守「陪跑」的潛規則，而是認真籌備宣戰，最後拿到27%的票數，險些將官推候選人索比亞寧 (Sergey Sobyanin) 逼入第二輪。這次選舉既展現了納瓦利內作為政治家的無窮潛力，也讓克里姆林宮覺察到他帶來的巨大威脅。

二、轉戰YouTube，調查高官腐敗

2014年，普京政權開始對抗議潮進行報復性反攻，反攻的戰場卻是烏克蘭。藉助吞併克里米亞實現的沙文主義動員成功將俄羅斯的「犬儒多數」民眾拉回政權一邊，恢復了被抗議破壞的絕對多數支持表象。2015年，另一位反對派領袖涅姆佐夫在克里姆林宮外幾十米之遙的地方被槍殺，俄羅斯的反對派運動陷入低潮。此時的納瓦利內不僅人氣下跌，還因為一系列拒絕譴責吞併克里米亞的曖昧言論，以及此前參選莫斯科市長的決定，開始被許多人視為克里姆林宮控制的「御用反對派」。



2017年5月18日，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 (Alexei Navalny) 在其反腐基金會辦公室進行現場直播演講。攝：Pavel Golovkin/AP/達志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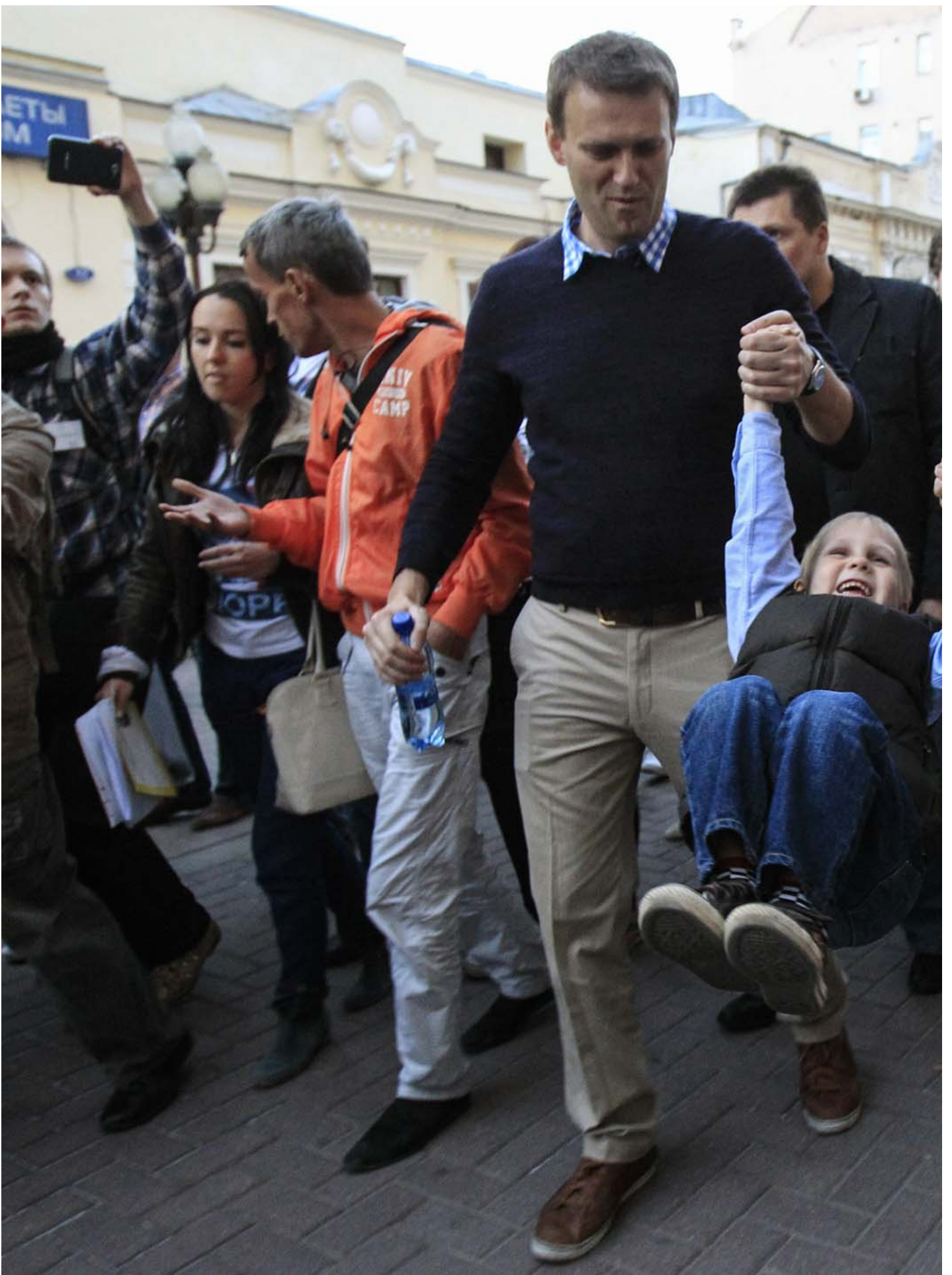
在短暫的蛰伏後，納瓦利內憑藉自己敏銳的政治直覺嗅到俄羅斯媒體消費和社會實踐結構的快速變化，並找到了新的發聲平台——YouTube。從2015年末起，他開始在自己的YouTube頻道發布針對俄羅斯高官腐敗的調查視頻。這些視頻調查本身水平過硬，又能把枯燥的經濟數據用圖像形式生動演繹，而作為主持人的納瓦利內時常在慷慨激昂的政治演講和對高官品位的辛辣嘲諷中迅速切換。漸漸地，他用這些爆款視頻培養了一代不同以往、政治活躍的年輕人。

俄羅斯社會意識到這一點是在2017年3月，納瓦利內發布了針對時任總理梅德韋傑夫腐敗的調查長片《他不是你們的季蒙》，幾天之內僅在YouTube觀看量就突破500萬（目前已將近4700萬）。影片對梅德韋傑夫的政治前程帶來毀滅性影響：作為有着年輕西化知識分子形象的「體制內自由派」，他一直被認為不同於嚴酷的安全官員或普京腐敗的白手套寡頭朋友，然而納瓦利內的調查表明，他在貪腐方面完全不亞於前者。雖然他並沒有因此被免職，但此後在體制內很少再被視為重要人物。更重要的是，既然連梅德韋傑夫這樣承載着年輕一代變革希望的官員也如此腐敗，那就意味着整個政權已無可救藥。

隨後在納瓦利內的呼籲下，俄羅斯發生了多輪抗議，其中規模最大的一場在154座城市吸引了近10萬人參與。值得指出的是，由於許多城市當局都沒有批准抗議活動，因此抗議者往往會面臨警暴和拘捕。此外，對莫斯科100多名抗議者的抽樣調查表明，一半抗議者年齡在25歲以下，超過60%的人此前從未參與過抗議。納瓦利內遇害之後，許多年輕活動者在紀念文章中都表示，正是觀看這部影片和隨後參與抗議的經歷為他們帶來了政治覺醒。

三、影響力輻射全國

許多看過丹尼爾·羅赫的紀錄片《納瓦利內》的人對一個細節印象深刻：他的團隊成員時刻關注着視頻的觀看數。許多觀眾可能會據此以為，納瓦利內是一個完全在線上與粉絲互動的政治網紅。然而恰恰相反，他很早就開始着手將線上熱度轉化為線下政治動員架構。早在2016年底，他就宣布將參加2018年總統大選（通常俄羅斯大選候選人只會提前三個月宣布）。隨後，其團隊在全國80多座城市開設競選總部，吸引近20萬志願者，並籌到2.4億盧布（當時約合400萬美元）的選舉資金。



2012年5月24日，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 (Alexei Navalny) 與兒子及妻子尤利婭陪同下，跟大量支持者在莫斯科市中心散步。攝：Sergei Karpukhin/Reuters/達志影像

在競選期間，納瓦利內訪問了27座城市，對當代俄羅斯選舉史而言幾乎前無古人。他的造勢受到嚴重阻撓，行程中有五分之一的日子在各地看守所中度過，且其團隊幾乎在每座城市都會受到不明人士襲擊。最後，他還是毫無懸念地被以「經濟犯罪」的理由取消參選資格。但是他的政治架構在這次選舉籌備過程中得到了鍛鍊，並獲得了原始政黨的雛形。選舉結束後，45個納瓦利內的地區總部繼續運作，他亦不斷走訪各地，挖掘當局貪腐情報，並了解民衆的真實訴求，力圖破除傳統自由派影響力踏不出莫斯科、彼得堡兩京的魔咒。

納瓦利內意識到自己和團隊成員不可能在普京的俄羅斯參加選舉，這讓他選擇回到2011年大獲成功的抗議選舉模式。如今他對這套模式進行優化，並稱之為「智能投票」——其團隊志願者將會研判每一個選區最有可能擊敗統俄黨的體制內反對派候選人，隨後呼籲支持者集體為該候選人投票。在2019年的地區議會選舉中，「智能投票」在不同地區取得了大小不一的成功。在最關鍵的莫斯科市議會，統俄黨僅僅依靠舞弊才勉強保住多數議席。而最大的成功來自遠東的哈巴羅夫斯克（伯力）邊疆區。由於2018年自民黨籍的富爾加爾 (Sergey Furgal) 在區長選舉中取勝，統俄黨失去了在當地選舉中舞弊的槓桿，結果在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中，此前佔據絕對多數席位的統俄黨幾乎遭遇零封慘敗。而到了2020年「清零」普京任期的修憲公投時，由於納瓦利內團隊選擇的策略是抵制，當地的投票率亦隨之降到22%，為全國最低。伯力的這兩次選舉不僅讓統俄黨原形畢露，也反映了「智能投票」對克里姆林宮「可控選舉」政策的巨大威脅。

與此同時，納瓦利內自身的人氣仍在不斷增長。他的YouTube頻道在2020年達到350萬訂戶數——就影響力而言，已接近一家國家級電視台水平，而在俄羅斯，受政權控制的電視台本是最重要的宣傳工具。根據俄媒「重要故事網」[統計](#)，納瓦利內頻道上的146部反腐調查片共獲得近9億次觀看，揭露了俄羅斯官員至少4750億盧布（合52億美元）的秘密資產，其中43%屬於普京本人及其親友。

政治分析師羅戈夫 (Kirill Rogov) [羅列](#)了這一時期一系列民調數字的微妙變化：2021年，俄羅斯民衆對普京的信任度降到了2015年的二分之一，而在納瓦利內的主要受眾年輕人群體中更是降到了三分之一；近80%的受訪者了解納瓦利內和他的活動，20%的人表示認可；在2018-2020年期間，對他的正面態度翻了一倍，而負面態度則下降了20%；2020年，即使在普京的支持者人群中，也有14%的人表示支持納瓦利內，而在2019年這個數字還只有4%。納瓦利內已成長為一名全國級別的政治家，並且正在逐漸侵蝕支持普京的基本盤。

或許讓普京下決心「最終解決」納瓦利內的最後一根稻草，是2020年夏天白羅斯百萬人級別的大抗議，以及民選州長富爾加爾被中央派人逮捕後，伯力民衆發起的長期大規模抗議。顯然，克里姆林宮擔心，納瓦利內發起的抗議已經具備了滾雪球的初步動能，只需觸發一定外部條件，就足以像白羅斯的情況一樣，撼動政權。

2024年1月11日，俄羅斯莫斯科，最高法院舉行針對司法部的聽證會期間，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 (Alexei Navalny) 透過視訊出現在螢幕上。攝：Maxim Shemetov/Reuters/達志影像

四、中毒與最後的牢獄生活



[席捲俄烏的黑幫俄劇：「惡少」普京與俄羅斯的「霸塚之年」](#)

[普京治國：「廷臣」與秘密警察的非正式權力網絡](#)

[俄烏戰爭兩週年，遇到困境的烏克蘭未來還能採用什麼戰略？](#)